

馬克思 恩格斯

为无产階級政党而斗争的書信

柯柏年譯・徐冰校

解 放 社 編

1 9 4 9 年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建教研室翻印

1 9 6 3 年 2 月

馬克思不只是工人階級底偉大理論家，而且是世界共產黨底指導者與創始者。馬克思與恩格斯為了無產階級黨底創造與團結，而進行頑強的鬥爭，歷數十年。一八八九年，恩格斯在致丹麥社會主義者特里爾的一封信中，關於這種鬥爭寫過以下的話：“無產階級為要在決定勝負的日子有充分的力量可以勝利，他必須建立一個特別的政黨，與一切其他的政黨分開，與他們相對立，這即是說建立一個有階級意識的階級政黨；——馬克思與我自從一八四七年以來，就抱著這種主張。”（恩格斯 致特里爾的信，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八四六年時，恩格斯便已經進行反對“真實的社會主義”底小資產階級觀點的鬥爭；（參閱“共產黨宣言”中文本解放社版第四十九頁）。他在巴黎的一個德國工人訓練班中，對於共產黨底任務曾有如下的規定：一、與有產者利益相違反着，實現無產者的利益；二、以廢除私有財產與代之以財產共有制來實現之；三、除了暴力的民主革命外，不承認有其他實行此種意見的方法。（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見“馬恩全集”，第三部，第一卷，第五十頁）

馬克思与恩格斯所进行的建立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在他们底通信中反映得十分明显。

列宁說：这通信集写道，它包含着“无产阶级基本目的之最深刻的了解，并依据着这些革命目的底观点，对策略底某些任务之異常富有伸縮性的规定，对机会主义或对革命的空談毫不让步”。（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十七卷，第三十頁）

馬克思与恩格斯往来的书信，显示出他們两人五十年来在国际工人运动底队伍間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我們这里所选印出来的他們的书信，只不过一些个别例子，例示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为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而对各式各样的右的与“左的”机会主义进行彻底的、頑强的与热烈的斗争。馬克思与恩格斯在他們致第三者的书信中所論及的一切本質上的問題，他們两人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恩格斯当馬克思在世时写給柏克尔、左尔格、倍倍尔、伯因斯坦和別人的信，所发表的见解，是这两位国际无产阶级导师底共同见解。

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四日于倫敦

国际工人联合会①

不久以前，倫敦的工人为了波兰事件，致书巴黎的工人，要他們在此事件中采取共同行动。

巴黎工人派了代表到倫敦来，为首者是工人託兰。託兰是在巴黎最近选举时本来的工人候选者，是一位很和藹可亲的人（他的同伴也都是很和藹可亲的青年）。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圣馬丁堂举行公开的大会；这个大会是由烏特格（鞋匠，全倫敦工会联合会底会长，又特别是与布萊特有关系的“工会选举权鼓动协会”底会长）与克雷麦（建筑工人与建筑工人工会底書記）所召集的。（这两人，在布萊特指导之下，为北美事件②召集工会大会开会于圣哲姆堂，为加里波的宣言也同样召集大会）他們派勒路伯茲来见我，問我愿否代表德国工人参加，特别是問我能否派一个德国工人到大会去演講。我派厄卡里亚斯去，他演講得很好。我自己在講台上做一个哑角帮助他。我知道，在倫敦与巴黎这两面，这一次出现了真正的“势力”，所以，我决定把我对这类邀請都加以拒絕的常规取消了……又決議于一八六五年召集工人大会于比利时③。大会又任命下列諸人，組織一个临时委员会：烏特格、克雷麦，还有別的好几位——一部分是老的宪章运动者，一部分是老的欧文主义者等等——代表英国；烏尔佛、馮丹那，和其他意大利人，代表意国；勒路伯

茲諸人代表法国；厄卡里亚斯与我代表德国。大会授权与临时委员会恣意选收会员。

（勒路伯茲是一个三十几岁的法国青年，但他生长于泽稷与倫敦，英語說得极好，是法国工人与英国工人之很好的居間人。）（音乐教师与法文教师）

会场的人，拥挤得透不过气来（现在显然表现出工人阶级底再活跃）。在大会中，烏尔佛少佐（图恩·塔西斯，加里波的底副官）代表着倫敦的意大利工人协会。大会决定創立国际工人联合会，总委员会設于倫敦，为德国、意国、法国和英国各国工人协会間的“媒介”。

到这里为止，情形是很好的。我出席了委员会底第一次会议。任命一个小委员会（我也在內），以起草原則宣言与临时規約。我因为身体不好，不克出席小委员会底会议，以及随后的全体委员会底会议。

在我所沒有出席的两次会议——小委员会底会议与随后的全体委员会底会议——中，发生了下面这些事情：

烏尔佛少佐提出 意大利工人协会（它沒有一个中央組織，可是后来显露出它在本質上是联合的协济会）底規約，以备新协会采用。我后来看到了那份規約，它显然是馬志尼底著作，所以，你已可知道它討論真正的問題——工人問題——时，是抱着那种精神，用着那种辭句了，而且是怎样把民族問題插进去的。

此外，又有一个老欧文主义者威斯頓——他自己现在是一个制造厂主，是一位非常可爱可敬的人物——起草了一个思想极紊乱而又冗长的綱領。

后来的总委员会会议，就委託小委员会去修改威斯頓底綱領与烏尔佛底規約。烏尔佛自己离开倫敦，往那波里出席

意大利工人协会大会，以决定使它加入倫敦的中央联合会。

另一次小委员会會議，我又沒有出席，因为通知我开会
是通知得太迟了。在这次會議中，勒路伯茲提出了“原則宣
言”与烏尔佛底規約底改作，由小委员会通过交付总委员会
討論。总委员会于十月十八日开会。厄卡里亚斯写信給我
說，迟延就有危險。我于是赴会，当聆听可敬的勒路伯茲誦
讀一篇辞句修飾得太过、但写得很不好、而又完全未成熟的
序言——冒称为原則宣言时，我确为之吃惊。那篇序言随处
都可发觉出馬志尼的思想，而其全部是披盖着法国社会主义
底最模糊的烂衣。此外意大利的規約是大体上被通过了，除
了其他的一切錯誤之外，还企图要建立一种在事实上完全不
可能的欧洲工人阶级底中央政府（站在这中央政府背后的，
自然是馬志尼）。我提出很温和的反对，經過了长时间的一
来一往的討論，厄卡里亚斯提議小委员会应将此事再交給它
底“起草委员会”修改。同时又表决通过了勒路伯茲底宣言
所包含的“旨趣”。

二天之后，十月二十日，克雷麦（代表英国工人）、馮
丹那（代表意国工人）与勒路伯茲在我家中开会（威斯顿不
能出席），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拿到这些文件（烏尔佛与
勒路伯茲的），所以事先不能有什么准备；但坚决地确定，
如果是可能的話，决不許原文有一行留存。为要取得時間，
我提議在我們“修改”之前，我們应先“討論”規約，照我
这个提議实行。当大家对四十条規約底第一条得到同意时，
已是午夜后一点鐘了。克雷麦就說（这正是我所期望的）：
在十月二十五日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我們并沒有什么东西可
提出，我們必須把会期延到十一月。这样，小委员会可以在
十月二十七日开会，努力求得一个确定的結果。这个提議通

过了，“文件”就“留給”我研究。

我见到，从这些草案中是作不出什么东西的。为了辯解，我整理这已經“通过的旨趣”所用的一种极特别的方式，我就写了“告工人阶级书”，（一种对于一八四五年以来工人阶级底各种事件的回顾；这是原来计划所无的），因而借口說一切事实的东西都已經包括于“告工人阶级书”，我們不应把同一的东西重复說三遍，就把序言全部更变，把原則宣言刪去，最后又把四十条規約改为十条。在“告工人阶级书”中，論及国际政治时，我不說各民族，而說各国，我不申斥小国，而申斥俄国。我底建議，全部为小委员会所通过。不过要我負責把“义务”与“权利”这两个名詞采用入于規約底序言中，同样地，也要采用“真理、道德与正义”；但我把它們安插得不会发生什么害处。……

要我們的见解表现在为工人运动底现在的立场所能接受的方式內；——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这些人在几个星期后，就会为选举权而与布莱特和柯勃登开会去了。要复醒了工人运动容許言辞底老的勇敢性，是还需要時間的。内容强硬而形式温和；这是必要的。东西一印出，我就送給您④。

①这封信是討論第一国际——它“安下了无产者为社会主义的、国际的斗争底基础”。（列宁）——之創立，及第一国际底“創立宣言”是在什么条件下写成的。

②这是指美国的內战，工业的北部与拥有奴隶的南部之間的內战（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

③第一国际底第一次大会，不是在一八六五年，而是在一八六六年举行的；不是在比利时，而是在瑞士开会（日内瓦）。

④参閱第一国际底“創立宣言”。

二 馬克思致顧格曼的信

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于倫敦

我昨天接到你底非常有兴味的信，现在我在各点上来回答你。

最先，我簡單說明我对拉薩尔的关系。在他从事实际鼓动时期，我們的关系是断絕了：（一）因为他自画自讚的吹法螺，同时他最无耻的剽窃我的 著作 等等；（二）因为我非难他的政治策略；（三）因为在他的鼓动以前，我已在倫敦这里，对他很詳細解释并“証明”了：“普魯士国家”底直接的社会主义的干与，是很荒謬的。在他写給我的許多信（从一八四八至一八六三年）中，和在我們两人亲自会见中一样，他总是声明他是我所代表的那个党底信徒，当他（于一八六二年末）在倫敦自己确知不能再对我玩弄他的詭計时，他就决定反对我，把旧时的党僭称为“工人底独裁者”虽有这一切，就是在他的短促的生命底末年时他底鼓动对于我是两面性的，我还是承認他的鼓动底功績。他底驟然的死，旧日的友情，哈茨斐尔德伯爵夫人写来的悲哀的信，对于資產階級報紙之憤懣（因为資產階級報紙当他在世的时候对他非常惧怕，他死后却以卑怯的无礼对待他）——这一切使着我发表了一篇簡短的声明，反对貧困的盲目，可是在这篇声明中並沒有講到拉薩尔活动底內容。（哈茨斐尔德把这篇声明送到“北星”发表）

为着同样的理由，并希望能够把我認為危險的因素除

去。恩格斯和我就答应寄稿給“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发表了“創立宣言”底德譯文，当蒲魯东死时，由于編輯者的請求，我为他写了一篇关于蒲魯东的論文，在舒維泽把他的令人滿意的編輯工作計劃送給我們之后，我們就答应列名为撰稿者。李卜克內西担任編輯部底非正式的編輯，對我們又多一层保証）。

可是，不久，我們得到了証据，知道拉薩尔事实上叛变了党①。拉薩尔与俾斯麦訂立正式的契約（自然，他手中是没有什么保証的）。在一八六四年九月末，他到汉堡去，在那里（連同癡狂的斯拉姆与普魯士的警探麦尔）强迫俾斯麦合并什列斯威——好斯坦②，这即是說，以“工人”底名义来宣佈这种合并等等。俾斯麦答应普遍选举权与几种冒牌社会主义的設施。作为酬报。可惜，拉薩尔不能把喜剧演毕。他把他显露为一个非常滑稽的受愚弄的，一切企图着使这种方式永远不会再行发生。

拉薩尔陷入这个歧途，因为他是密圭尔一型的“现实政治家”，只是规模比較大，目的比較远（順便說一說，我对于密圭尔早就看得很清楚，我認为他的得势是由于国民联合会③，对于这位渺小的汉諾威的律师是一个光彩的借口，使全德国在它的四个区域以外都听到他的言論，这样提高了的“现实”，把他自己再反应到汉諾威內地，使他在“普魯士”保护之下扮演“汉諾威的”米拉波。一如密圭尔及其现在的朋拉住的普魯士摄政亲王所創始的“新时代”，以便使国民联合会會員紧靠“普魯士的元首”，一如他們是一般地在普魯士保护之下发展着他們底“市民的自負心”；拉薩尔也这样以烏可馬克的腓力普第二来扮演无产階級底波莎侯爵，而俾斯麦則做他与普魯士王国之中間人。他不过是仿效着国

民联合会底先生們。虽然那些引起了有利于中等階級的普魯士的“反动”，拉薩尔是为着无产階級的 利益与 俾斯麦握手。那些先生們的行为，是比拉薩尔更为正当，因为資產階級已慣于把在他眼前的利益視為“现实者”，而且 在事实上，这个階級到处都甚至对封建主义也已妥协，依事件底性质，劳动階級却是真正革命的。

对于象拉薩尔那样的戏剧似的自負的天性（可是他不是官职、市长职等等这一类的微末的废物所能賄买的），是一个极有誘惑力的思想：一件直接为着无产階級的利益而由拉薩尔执行的事业！他事实上对于这事业底真实的經濟条件也太无知了，使他不能誠实地批判自己；在另一方面，卑劣的“现实政治”——使德国資產階級容忍一八四九至五九年的反动并对于人民底愚化旁观的“现实政治”——使德国工人“墮落”了，要他們不欢迎这位答应帮助他們一跃就进入乐土的大言不慚的救主，是办不到的呵！

前面中断了的話头，现在再拾起来吧。“社会民主主义者”才創立，年老的哈茨斐尔德就要执行拉薩尔底“遺囑”。她經過华格納（“十字报”的）与俾斯麦发生关系。她把工人协会（全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等等都交归他处理。什列斯威—好斯坦之合併，将在“社会民主主义者”上宣佈，并一般承認俾斯麦为保护者等等。这整个美妙的計劃失敗了，因为我們有李卜克內西在柏林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底編輯部。恩格斯与我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編輯法，对于它之阿諛拉薩尔，对于它之不时向俾斯麦卖俏等等虽然都厌恶，但我們暂时还是要公开贊助这分報紙，使年老的哈茨斐尔德底陰謀失敗，并阻止工人党底完全妥协，这自然是更为重要的。因此，我們要以良好的态度，去应付恶劣

的工作，雖然我們時常私下寫信給“社會民主主義者”叫它對俾斯麥也要象對進步主義者一樣反對。我們甚至對高慢的妄人柏克爾——他對拉薩爾在遺囑中給他的重要性十分當真——反對國際工人聯合會的陰謀，也加以容忍。

在這個時候，舒維澤在“社會民主主義者”所發表的論文，更加俾斯麥氣味了。我以前曾寫信給他說，在“結社問題”上是能夠威吓進步主義者的，而普魯士政府却永遠不會承認完全廢除結社條例，因為這會引起官僚主義之破壞，工人之開放，僱傭制度之毀滅，農村中貴族壓制之廢除等等，這一些，都是俾斯麥所決不容許的，而且，都是與普魯士的官僚主義的國家完全不相容的。我來補充說，如果議會把結社條例否決了，政府一定會借助詞令（如象“社會問題需要‘更深刻的’步驟”這類的詞句），以維持它。這一切都証實了。舒維澤做什麼呢？他寫了一篇擁護俾斯麥的論文；把他所有的勇氣都節省來對付象舒爾茨、佛查等等這一類無限微小的人物。

我相信舒維澤等是誠意地思量着，但他們是“現實政治家”。他們要順應着現存的情況，而不願把“現實政治”底特權讓給密圭爾這一派所獨享（密圭爾派好象是要保留着他們與政府相融合之權利）。他們知道工人報紙與工人運動，在普魯士（因而在德國的其他各地）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靠着警察底恩寵。所以，他們承受原來的事態，而不願激怒政府，正如我們的“共和主義的”現實政治家願意“容忍”一個荷享左倫王室的人物做皇帝一樣。

我既然不是一個“現實政治家”，覺得有與恩格斯共同簽名發表一封公開聲明書宣佈與“社會民主主義者”斷絕一切關係之必要（這封公開聲明書你不久就可在這分或那分報

紙看到的)。你同时也将了解为什么目前我在普魯士已不能有所作为。那里的政府直接拒絕恢复我在普魯士的公民权。在那里只容許我在俾斯麦所合意的形式内从事鼓动。

我在这里百倍地通过国际工人联合会从事鼓动。国际工人联合会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直接的，而且是有最高的重要性。现在我們在这里从事鼓动普选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这里与在普魯士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就整个来说，国际工人联合会底进步，在这里，巴黎、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全超出预料之外。只是在德国，拉薩尔底后继者自然反对着我，第一，他們愚蠢地怕失去他們的重要性，第二，是他們知道我是断然地反对德国人所称为“现实政治”的（使德国比所有的文明国落后这么远的，正是这一类的“现实”）。

既然是每个人只要付出一个先令买会员証就算是联合会底会员；既然是法国人（比利时人也同样）采择这种个人会员底形式，因为法律禁止他們以团体来加入我們的联合会；既然在德国的情形也是相同，我现在就决定要求在这里的和在德国的朋友們，不論他們在什么地方，都組織小团体——会员人数之多少是沒有关系的——每人都买一张英国会员証。英国的团体既然是公开的，連在法国这样进行也不遭受什么阻碍。如果您也在邻近的地方用这样的方法与倫敦联络，我是很高兴的。

①不久之后，舒維泽“繼續执行”拉薩尔底政策，拥护俾斯麦，已成为显明的事。因为这个緣故，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李卜克内西，都公开拒絕再投稿于“社会民主主义者”。

②什列斯威与好斯坦这两个公国。已是通过一个个人联合与丹麦联系着，普魯士企图吞併这两个公国。拉薩尔建議于俾斯麦对丹麦宣战与合併什列斯威——好斯坦，他并且答应“以工人底名义”拥护俾斯麦此举，如果俾斯麦答应施行普选制。

③国民联合会成立于一八五九年九月，是一部分普魯士資产階級底組織，宣传日耳曼各邦——除奧大利之外——底統一，以普魯士为盟主。从这个国民联合会，后来产生出大資产階級的国民自由党；国民自由党是俾斯麦政策底的主要拥护者之一。

三 馬克思致顧格曼的信

一八六六年十月九日于倫敦

……我对于在日内瓦的第一次大会①，曾經十分担心。可是，就整个來說，超过我的預期，結果良好。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影响是出乎預想之外。我不能，也不愿到日内瓦去，但写了倫敦代表团底綱領。我故意把綱領只限于容許工人直接和协与共同行动，以及直接給予阶级斗争底需要和工人組織成为阶级之需要以养料与推动的几点。

巴黎的先生們脑子充滿着最空洞的蒲魯东主义的文句。他們空談着科学，实则一无所知。他們輕蔑一切的革命的行動——即是，从阶级斗争本身所发生的行动，一切集中的社会运动，因而一切以政治方法（如，在法律上规定工作時間底縮短）来实现的运动。借着自由底口实，借着反政府主义或反强权个人主义底口实——这些先生們在十六年来，泰然地忍受了最悲惨的专制主义，而现在还忍受着呢！②——他們在实际上是宣传着正规的资产阶级的經濟，不过是把它蒲魯东式地理想化罢了；蒲魯东惹起了极大的祸害。他的对空想主义者之似是而非的批判与似是而非的反对（他自己是一个庸俗的空想家，可是在傅立叶、欧文等人底空想中，却有一个新的世界之預见与相象的描写），最先吸引并誘惑“优秀的青年”、学生，后来又吸引并誘惑工人，尤其是巴黎的工人，这些奢侈工人，紧附着于旧垃圾，而不自知。他們是无学識的、虛浮的、傲慢的、空談的、夸张的、自負的，已

到了将要敗坏一切的地步，因为他們赴会的人数完全不合乎他們的會員人数的比例。我将在报告中隱蔽地打击他們。

同时在巴尔提摩开会的美国 工人大会，給了我大的喜悅。那里的 口号是：“組織 起来，以进行 反对 資本的斗争。”可注意的是，我为日内瓦大会所提出的那些要求之大部分，在那里同样由工人底正确本能提出来了。

这里的由我們的中央委员会——我在里面是进行了好的工作——所唤起的改良运动，现已达到很广大的和不能抗御的范围了③。我始終是在幕后。现在既已在进行着，我也就用不着再挂虑它了。

①第一国际底第一次大会，是在一八六六年开会于日内瓦，討論第一国际底規約和組織，工会問題，合作社問題，以及許多別的問題。主要依靠于法国代表特別是巴黎代表們的蒲魯东信徒們在大会上有着大的影响。

②路易·勃拿波政变后的十六年。（参看“拿破崙第三政变記”）

③英国的工会，与第一国际底中央委员会合作，发展了一八六六年至六七年的广大的改革选举制度的运动（扩大选举权，使更广泛的工人与人民中的較貧的阶层都有选举权）。

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

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一日于倫敦

……在下次的布魯塞大会①上，我将亲自对那些蒲魯东派底蠢才們給以最后的打击。我曾用外交的方式来处理了整个事件，而且，在我的书还没有出版与我們的国际工人联合会还没有巩固以前，我不愿亲自出面。再者，在总委员会底报告中，我将鞭打他們一頓（这些巴黎空談家虽然极力反对可是阻止不了我們的再当选）②。

在这个时候，我們的国际工人联合会有了很大的进步。卑污的“星报”，它以前企图完全抹杀我們，昨天却在一篇社論中說我們是比和平會議还要重要。舒尔茨·德里茲并不能阻止他的柏林的“工人协会”加入我們的国际工人联合会。英国工会主义者中的猪狗們，以前我們对于他們“太远”，现在却跑步走向我們这里了。除了“法国信使”之外，紀兰丁底“自由”，“世紀”，“世界”，“法国新聞”这些報紙，都登載着我們大会底消息。事态是在进展着的。在下次的革命（它也許比它所表露还要近些）时，我們（即是你与我）握有着这一架强有力的机器在我們手里。将这来与馬志尼等在近三十年来的活动底效果比比看；而且，沒有金錢工具与巴黎的蒲魯东派，意大利的馬志尼，倫敦的嫉妬的烏特格、克雷麦、普德諸人底陰謀比比看，与德国的舒尔茨·德里茲派和拉薩尔派比比看；我們大可以滿足

呢！

①第一国际底布鲁塞尔会议，开会于一八六八年。马克思没有出席那次大会，但他领导着它底准备工作。

②马克思是指在一八六七年九月第一国际底洛桑大会中的总委员会的选举。在此大会上马克思又被选入总委员会。